

【晏沈|R】束清风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1312439)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1312439>.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ho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千秋](#)
Character: [晏无师x沈峤](#)
Additional Tags: [千秋 - Freeform](#)
Stats: Published: 2019-11-04 Words: 5180

【晏沈|R】束清风

by [Tokuka](#)

-
“傻阿峤，你此番打算如何解释，嗯？”

沈峤的眼睫方才的动了动，便感觉下巴被人用手指挑了起来，轻佻的声音带着调笑意味，从上方低低的压了下来。

晏无师一手撑着下巴，背着光居高临下地瞧着沈峤，眼神却一扫平日的慵懒，饶是嘴角挂着的笑意也透出了几分危险的意味

-
该怎么解释呢？

沈峤重拾掌教，玄都山劫后余生，山门大开后，这避世沉寂已久的门派迎来了久违的繁盛。

有了以玄都山为首的“马前卒”，向天下人伸出橄榄枝的门派不在少数，碧霞宗算得是其中颇有潜质的后起之秀。

近日，以碧霞宗为首的发起的「青云榜」在江湖中掀起了暗澜

顾名思义，青云直上，这是一个特殊排榜，仅向天下各派长老以下的弟子征召，派中前辈不得插手。

简单来说就是后辈切磋的较量，意在让初开的白刃试试山外的水。

但“青云榜”却备受重视。

原因无二。

“莫欺少年穷”，千秋万代迟早是要交付在这些后辈手里的。

作为宗师级高手的沈掌教自然也接了帖，不过那不是给玄都山门下弟子征召，而是赵持盈请他去指教一二的。

沈峤为人谦和，也没架子，若是三生有幸，后辈对他的指教求之不得。

不过晏宗主就不一样了。

满地狼藉之景于碧霞宗上下而言简直是历历在目。

敢怒不敢言，敢言也打不过。

虽然是“痛并快乐着”，赵持盈此番就干脆不自取其辱，料也请不动这尊大佛。

沈峤本以为晏无师会一时兴起要跟去，出乎意料的是，当沈峤提出要独自去赴邀时晏宗主却很大方的同意了。

然后沈峤便只身上路了。

可能是应了晏无师说他“好骗”，沈峤这一只身上路就出事了。

心善的沈掌教路经一处受了灾的村落，向一户人家讨水喝，那一家人清苦却心善，幼子又讨人喜欢，沈峤一时心软，把自己浑身上下的盘缠和干粮全留给了那家人。

就这样，本以为可以加快脚程赶到的一代宗师沈掌教竟然在途中饿得眼前一黑。

沈峤在迷糊中不知被谁接进了怀里，也没力气睁眼去看了。

-

不过现在不用睁眼也知道那人是谁了。

沈峤下意识的挣了挣想要坐起来，不料手却一时脱力，差点摔回床板上。不过一只手抢在床板之前揽住了他的腰，顺势把人带到了怀里。

晏无师的手绕过后背搂着他的腰，沈峤靠在他的肩头，好一阵子才忍过了眩晕，只觉得一点力气也用不上。

晏无师今天就好像看不懂人心思一样，一只手扳起了沈峤的下巴，在他耳畔低声道“好阿峤，这么着急投怀送抱？当这样本座就不追究了”

这个距离很微妙，约摸一指，晏无师垂下来的鬓发可以轻轻扫过沈峤的脸颊，触感若即若离又不太过亲昵，耳畔的热气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暧昧。

不过沈峤现在只一心想解释，他知道晏无师不会苛责自己，但唯恐晏无师拿旁人开刀。若他出手，高手非死也要受点伤，更何况是一家清苦的平常人家呢？

“别，晏...唔”

沈峤没说出口的话被一阵甜腻的蜜水味儿堵在了喉咙里，被人压着舌头强迫他咽了下去。不过晏无师并没有在他咽下蜜水后就撒手，而是一手扣住了他的后颈，乘人之危撬开了沈峤的唇齿，肆无忌惮的攻城掠地，恶意加了些力道的搅动，丝毫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

沈峤的下巴被捏在晏无师的手里，受制于人而被迫仰起脖子，未被完全咽下的蜜水从嘴角滑落，沿着脖颈的弧度蜿蜒而下，在领口洇成一小片水渍，消失在薄薄的绯红色中，与白如初雪的肤色相应。

明明沈峤什么也没做，清冷而禁欲的气质却霎时间无影无踪，显得有几分放浪。

纯情如沈峤，哪怕日日与这人耳鬓厮磨，在亲吻时依旧连呼吸也不会。直到口中最后一丝甜味都消散在了这深深一吻中，沈峤才被放开，最终只得偎在晏无师怀里喘气。

此时沈峤纵使有一万份想解释的心，不过是真的力不从心，只能任人施为，刚醒来就被人用这样的法子“严刑逼供”。

神志本就不太清明的沈峤此时眼神有些离乱，眼角染上了绯红，未束的头发被人揉散开来，有一小缕站在了被吻红泛着水光的唇角，一副被欺负惨了的样子，显得有点可怜。

“阿峤啊，你究竟是聪明还是傻？现在还在想着帮别人说话”晏无师又轻轻舔开他的唇缝将一口气度给了他。这口气度得到是万般柔情，不似片刻前如狼似虎。

喘不过气来的沈峤终于稍微舒服了些，理智回笼，沈峤依旧立场坚定

“是我不慎，关旁人什么事？”

“哦？”晏无师闻言挑了挑眉，在他的脸上啄了一下“看来阿峤今天是一定要替人担这份罪了。是不是连罚也好代人领了？”

晏无师有托着下巴看了他一会儿，兀自道“阿峤这样我哪儿舍得啊？”

沈峤倒是没从他浑身上下看出哪怕是一丝的不忍心，倒是觉得他格外舍得。

换成别人一定会觉得晏无师之前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名正言顺的干点什么不要脸的事，可惜沈峤不会。

沈峤半晌没说话，晏无师在他腰间游走的手顺着沈峤的背脊往上，从肩头滑到喉结，随后在襟口轻轻一挑，最后在他的脸上掐了一把。

晏无师“无奈”地叹了口气，美人在怀，不占便宜是小狗
“但本座只看又看不饱，罢了，让你长长记性吧”

还没等沈峤反应过来自己没犯错又如何要“长长记性”，腰间本就松动的衣带便被人抽走了，一阵天旋地转后被压倒了床沿上，木质的床沿发出了咚的一声闷响，不知什么东西蒙住了沈峤的视线。

晏无师像是等不及了一般欺身而上，手上的动作却慢条斯理。他把沈峤牢牢困在怀里，身体相贴没有一丝缝隙仅有一层薄薄的衣料相隔，似有似无，疏离而暧昧。

他轻柔用膝盖顶开了沈峤的双腿，却丝毫不容反抗，强迫后者分开。

就在这一时半刻，由于被抽去的腰带被用于蒙住眼睛，沈峤的领口已经滑落到了肩部，尤能蔽体，不过此时晏无师更想把它扯碎。

晏无师轻轻咬在沈峤劲窝，像是在思考要从哪里下手撕碎他身上碍事的袍子，一只本撑着床沿的手往下拽着沈峤的里衣，想要把人生吞活剥似的。大腿内侧被揉蹭的感觉让沈峤不自觉的把手搭上了晏无师的肩膀，攥紧了他肩上的衣料。

然而还没等晏无师下手
门开了

先前晏无师不放心，一路尾随沈峤。

沈峤的善良心肠从不让晏无师的担心白费，半途果然出了问题……

接到沈峤后就带他直奔碧霞宗，此时在碧霞宗的一处较偏的院里。由于沈峤许久没醒，赵持盈就吩咐过人每隔一段时间去把把脉，也好尽东道主的责。

然而这个倒霉蛋第一次来，没想到沈峤醒了，没想到晏无师在，更没想到好巧不巧的碰到了如此香艳的一幕。

可能由于动静太大两人都没察觉到，当然，某人也可能是装作没察觉到。

晏无师微微侧过身，把沈峤整个人拢进了怀里，压进了被子，把他挡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护着猎物的狼。

说来也奇怪，在未对沈峤动心前，晏无师总喜欢当着别人的面捉弄沈峤，看他变色，格外有趣。

但如今，他只想一个人看。

就像试图囚禁清风独自观赏一样。

沈峤生气也好、羞赫也好、偶尔在床第间动情时的放浪也好，他都只想一个人看。

然而那碧霞宗的弟子此时显然已呆住了，就地僵硬成了人形棒槌。

他早闻沈掌教仙人之姿，现在看不清沈峤的脸和表情，但是紧紧攥着晏无师肩头的那只手骨节分明，底色原本莹白如玉，而此时已经因为用力有些泛红，唇齿间没咬住的一声闷哼更是砸进习武之人耳里如雷贯耳，那人只觉自己瞬间外焦里嫩，哪怕是对没享受过鱼水旖旎之人，这一幕只需一眼就能让人口干舌燥起来

晏无师见煞风景的棒槌还不走，不得不暂时放开了沈峤，但依旧把他遮得严严实实的。

他偏过头，一手缓缓抹过自己的嘴角的水渍，低头一笑，眼神却锐利如鹫
“这就是贵宗的待客之道？”

这句话没有内里震慑，却吓得那弟子两股战战，正在思考要不要磕头谢罪，就听晏无师一哼
“给本座滚出去！”

就算这行为有点幼稚，像是护着骨头的小狗，那弟子也觉得这是护着领地的狼吧。他面红耳赤的撒腿就跑，还撤走了门外送药的人，去院里候着了。

美人在身下动情却要被人打断，晏无师心里莫名烧起了一层邪火，只能撒在沈峤身上。他从袖子里摸出了一个小瓶，将几粒朱砂色的小药丸含在嘴里喂给了沈峤。他本没打算现在用的。

沈峤看不见，但天生不爱药味，在尝到了口中的清苦后皱眉道：“这是什么？”
晏无师霸道的撬开了沈峤抗拒的牙关，舌尖将那朱砂般的小药丸抵入了他的喉咙，直到沈峤乖乖就范把它们咽了下去，他不要脸的哄道
“乖，是糖”
萦绕舌尖的一丝苦味好像勾起了沈峤什么不堪回首的记忆“这是...上次那个？”
晏无师含糊的应了一声什么，就看见红色从沈峤的耳根蔓延到了两颊
他把头埋进了沈峤的颈窝，顺便扯去了沈峤那早碍着眼的衣服。

由于被蒙住了眼睛，其余的感官便被放大了。沈峤的脚踝被握住，架到了晏无师的肩上。脖颈处还在被人舔舐厮磨着，身体上有形的压力无不散发出危险的气息，将沈峤夹在其中，上下为难

那是温柔而不容反抗的力度。骨节分明的手指不带任何润滑的从后穴探入，不适感引得沈峤的身体在敏感中微微发颤，紧紧的绞住了晏无师的手指，勾起的却是沈峤的欲
他是衣不染尘的谪仙人，但他也是人，难逃七情六欲，忧怖、愤恨、情欲。泥沼也好，污浊也好，此时围绕他的只有晏无师的气味，丝丝入扣，无孔不入，至于其他...
俱不在神智所能触及范围之内。

三四指在某处搅动，在主人眼前一片漆黑之中慢条斯理的开拓着，抚慰似的抚平早已熟悉最后一丝褶皱。

大功告成之际，晏无师将手抽了出来，一捞沈峤的腰，不动声色的直径抵到了最深。
沈峤觉得自己要被撕裂了，在一阵一阵的抽插撞出了被克制在喉咙的哼声，他想要挣脱出来，但每当晏无师退出一半又再次填满是，理智就被抽出一丝，像是把琴弦一根一根拨断，干脆利落

“你怎么会...嗯在...那里？”沈峤问
“哪里？”晏无师用力一顶，一语双关
“怎么找到我的”沈峤的声音有些发颤，潮红从白皙的皮肤透了出来，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引诱晏无师用力
“掐指一算”晏无师对这具身体已然了如指掌，摩挲着他，一次一次碾过最敏感的软肉
“莫非晏宗祖还精通卜算？我怎不知”沈峤被他的幼稚逗笑了
晏无师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掐着沈峤的腰“本座会的多了，不仅会算命，还「运筹帷幄」，沈道长来亲自试试？”

沈峤的身子被插得一分一分的软了下去，最后落得被精力旺盛的心上人彻底压进被褥里操弄，床微晃，发出不堪重负的细微声响

沈峤的手不自觉的挽上了晏无师的脖子，把脸埋在他的胸膛
“唔...疼”

晏无师皱了皱眉，察觉出了一丝不对。

那药若是起作用，沈峤现在定已意乱情迷，哪有空喊疼？
不过看着身下人被蹂躏得狼狈的样子，晏无师忽然心头一动，这药劲还没上就如此了，那岂不是...

“阿峤，腰抬起来”晏无师咬着他的肩，落下一个个青紫斑驳的痕迹。身下细细密密的动作在沈峤听话的抬高腰后便得凶猛，使坏的碾过体内的软肉有大开大合的拔出，带出绞着那物的红色
热得发烫。

食髓知味的快感吞没着理智，两人的喘息于混乱中砸在一起，交挽缠绵，滚到一处
“阿峤哭给我看看，哭了我就舍不得你疼了”
晏无师把人压在身下看他承欢动情，依旧还在语言上欺负沈峤一把

沈峤别回头，欲要拒绝。另一阵掠夺便接踵而至，容不得他喘息。
他被肉得难受而餍足，浑身被灌了迷药似得酥软而无力，再没力气将头扭来，晏无师也不需要以任何力气胁迫他分开双腿
他放慢了速度，在最后一次送到最深处后将沈峤彻底占有，床幔间充斥着色欲的闲腥

晏无师只觉得喂药给沈峤简直多此一举。

沈峤在狼藉中脱力的闭上了眼睛，任由晏无师摆弄，晏无师想起什么似的，带上内力传话给守在院子里被迫听了墙根的倒霉棒槌，让其准备热水

-
晏无师用自己的外衣将沈峤囫圇一裹打横抱了出去，走到了沐浴的池子旁。
他摘去了沈峤眼上的衣带，把他抱在怀里，手捧起水来细心的洗掉因床第之欢而留在身上的咸腥。
沈峤的长发半浸在水中，有的散在了晏无师身上，有的在水中散如泼墨，红色花瓣若即若离的贴在肌肤上，艳丽得过分了些。薄薄的一层水汽笼罩在四周，衬得眼前人似是镜中花、水中月，到更生出几分美感。

被折腾了个够的沈峤靠在他的怀里，呼吸声渐渐变得急促起来。这是蒙着眼睛看不到的。
沈峤那双眼睛生来如含春水，鸦羽似得睫毛微微翕动，因湿润而氤氲迷离

“唔.....难受”

在感受到怀中人体温再一次变得灼热后，晏无师好像知道发生什么了，不禁嫌弃这药也太慢了

借着姿势方便，他转身把人摁在了池壁上，浸泡在水中的欲望长刀直入地埋进了已被肉弄得乖顺了的后穴，猛的一撞使沈峤的身体贴在了池壁上，腰部陷成一个很漂亮的弧度。
被摁在池壁上的人双腿被分开到了一个极为羞耻的角度，大张大合的肉弄翻起水花，每一下都将沈峤的身体向前晃动一小段，哗哗的水声也掩不住呻吟，交合处的缠绵色情而淫靡，放浪得失了度。

“不要.....”沈峤的头几乎要埋进水里，在层层叠叠的水浪中试图停止此刻的荒淫

“不要什么？阿峤是不要我？”晏无师伏到他耳边挑逗到“还是...不要停？”

这时他却瞥见之前宁死不屈的沈峤眼睛红了。那神情不像是因为疼，更像是悲伤。

在药力下，沈峤的努力维持的一丝理智最终还是断了，悲伤之情在动情之时不受遮拦的流露了出来

晏无师没有退出去，就着交媾的姿势把他转了过来，抵到了池壁。
晏无师吻干他眼角的泪水，揉了揉沈峤浸湿了的头发，温柔的问道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我不能...不能救他们？”沈峤的声音有些哽咽，像是在问晏无师，又像是在问自己

目睹了一切的晏无师觉得有些心疼
“傻子，他们在你水里下药，你还想着救他们？你值吗”

“我知道...”
但是沈峤还是喝了那碗下过药的水。

以沈峤，是断不可能饿晕的，那家人在给他的水里下了迷药
是那家的孩子下的。

“你知道还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把水喝了？”晏无师皱了皱眉头，想将那一家人杀个干净

“那孩子告诉我的”沈峤本平日说话本就声音不大，此时声音越来越低，好像微风就能把那些声音吹散，晏无师不得不贴近些
“他让我别喝，快走，是他的父亲让他下药的”

其实晏无师也明白，生活艰难，为了生存，这时候作恶又算什么呢？他们只是为了活下去。但是这份恶意发生在沈峤这样的人身上，就是不可原谅。

“若不是被逼到绝路，他们也不会那样吧，那孩子...”沈峤说不下去了

沈峤就是这样的人，哪怕薄情中存着的一丝善意，沈峤也会狠狠的揪住，然后忽略掉那些伤害，剩下的反而是对自己的苛责。
他对很多事无能为力，有时他救不了善良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孩子。

晏无师心疼，但恰恰又是这样的沈峤，在什么时候都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对每个人都赤诚真心，历经再多也不曾改变的温柔，才让他动容，让他甘愿在一人身上万劫不复。
只怪他温柔得过分了。

晏无师把沈峤紧紧的搂进了怀里。

也许只有沈峤知道，他这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两个人在时隔二十几年对他说着同样的话

“傻子，这世上的人有好有坏，你不必背负谁的生死命运，我不想管那些人，可有一个人我不得不管”晏无师拍着他的背，几乎是用哄小孩子的语气

“因为我的阿峤，是全天下最可爱的人”

-END-

（已完不一定待续，可能会补一个事后的糖）